

“宝宝”的电影里,有6只新野猴

参演《大闹天竺》,被夸演得好

□本报记者 李萍



杨林贵怀里的这只猴，就是《大闹天竺》里的“猴演员”

要说今年年底最受期待的电影,王宝强首度自导自演的《大闹天竺》当属一个。这部定档于12月下旬上映的电影有跟《西游记》相近的桥段,目前发布的相关海报和预告片中,除了主演王宝强,也出现了猴子的身影。

说到猴,难免会想到新野猴戏。其实,《大闹天竺》电影里的猴子,有6只都来自新野县樊集乡鲍湾村,是该村猴戏艺人杨林贵精心养育和驯教的。猴子是如何参演电影的?在剧中有哪些表现?昨日,记者采访了正在江苏常州表演猴戏的杨林贵,请他聊一聊新野猴的“电影故事”。

王宝强夸猴演得好

58岁的杨林贵是一名耍了30年猴戏的老艺人,今夏《大闹天竺》剧组找到他,希望他带几只猴参与演出。于是,6月份,杨林贵和女婿一起,带着7只猴赶到了在北京的片场。这一呆,就是28天。

“剧组没用我带的大猴,只用了6只不大不小的猴。”杨林贵说,在片场还有其他两只来自浙江的小猴,但他带的猴子“戏份”要重些。每次有猴子戏份时,剧组会事先告诉他相关戏份和需要的动作,他则根据剧组要求临时驯教,“有时猴子得坐着一动不动,有时呆在大立柱上,有时爬到柱子上,有时又坐在自行车上,这儿一个、那儿一个的,倒立的动作也用上。”他记得有一场戏,是让猴子站上三头桌,“然后猴子拿起一桃胡攲在掌心,接着王宝强又去追猴子。”

杨林贵的猴子本身就是猴戏“演员”,再加上他娴熟的驯教技术,使得他与剧组的配合十分默契,猴子的表演也得到了剧组的认可。杨林贵说,猴子戏份拍完后,王宝强冲他说“很好”,还向他索要名片,说想以后把耍猴的事儿也拍部电影。“我没名片,就把女婿的名片给他了。”杨林贵说,王宝强在片场时,有时一手拿馍一手拿大葱配着吃,看起来亲切又随意。

杨林贵本人此次虽未参与演出,不过他的形象还是上了电影,“当年资深媒体人马宏杰拍的我外出耍猴的照片被电影采用了。”



拍摄间隙,王宝强与杨林贵在片场合影(照片由杨林贵提供)

带猴进剧组不是第一次

对杨林贵来说,拍电影已不是第一次了,早在2014年,他和他的猴子便首次触电电影。

2014年7月份,电影《铁猴子传奇》在杭州拍摄时,杨林贵被请去跟组一个多月,他从家里带过去一只猴子,负责训练拍摄。

除了猴子,这次老杨本人也在电影中客串了一把。“有的镜头是猴子把主演的官帽蹬下来;有的镜头

是我拉着猴子走过街道,两边有水果摊,猴子溜溜地把苹果拿一个、香蕉拿一个,我也不回头瞅。”杨林贵说,虽说他有镜头,但因为是清朝的装扮,估计都看不出来是他。

杨林贵每到一个剧组,都是管吃管住还发工资,他觉得自己的耍猴手艺有了很大的用武之地。他自豪地告诉记者,今年过了年,他还要参加另一部电影。

“明星”耍猴人邀约不断

事实上,杨林贵算得上新野耍猴人中的“明星”,当然这个称谓不是因为拍电影,而是因为一本书。

自2002年开始,资深媒体人马宏杰就跟拍杨林贵的耍猴生活,这一拍就是多年。马宏杰的纪实作品《最后的耍猴人》的封面,就是杨林贵和猴子的照片。这本书,让耍猴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,也让杨林贵出了名。他不仅上过电视台做节目,还不时被各地景区邀约前去演出。

杨林贵说,除了拍电影、固定时段在景区演出,有时一些临时的演出也让他忙得不亦乐乎,“前年春节郑州绿博园请我去演出了一些日子,去年他们还邀请我去演,可我已

接下了洛阳一个开发商的预约,然后在洛阳一连演了5天,真是忙得不得了!”

这一段在常州溧阳的景区内,杨林贵也是忙忙碌碌,“有时一天表演十来次,人们都怪喜欢看。”观看演出后,常有游客与他攀谈,建议让年轻人学学,把猴艺传承下去。让杨林贵高兴的是,女婿现在愿意跟着他学猴艺,“总算不担心我的手艺失传了!”⑦1



宛图讲堂开讲“南阳大文化”

本报讯(记者王平)自本月起,市图书馆“宛图讲堂”联手南阳大文化研究院,开设“南阳大文化”系列

讲座,宣讲南阳中医药文化、城区历史文化、汉画文化、饮食文化等。11月19日下午,在市图

书馆五楼报告厅,南阳大文化研究院副院长、南阳张仲景研究院理事长张书报将作《南阳中医药文化》讲座。此

后,内容多样的文化讲座将分别在12月17日,2017年1月7日、14日及2月18日举行。⑦5

陈阿姨这时候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,偶尔恰好有她或者熊爸爸的同事,居然口气也都一致得很,就是说第一表示同情,第二,“既然老太太都这么说了,那就照着办吧。”陈阿姨就叹口气,什么也不说了。

现在不是封建时代,想想各家的老太太如此说一不二的并不太多吧。这样几个月下来,孩子们的水平都有了现在打联众的功底。记得萨是最笨的一个,但也打到了第九关。此处的守将是个变态,一开局就把几十架飞机像扔砖一样毫无技巧地砸过来,让你躲也不是,敲也不是,无论你怎么打,所有兄弟无一不挂,至今我们也不知道这游戏过了第九关是什么样子。

越是这样,越想玩,那天照例催促小熊组织聚会,小熊说没戏,老太太今天出门了。

新鲜,熊老太太那么老了还出门?“对啊,”小熊翻翻眼皮,“我奶奶就不能出门?她又没犯法。”“不是这个,是她平时都不出门,我们觉得奇怪嘛。”

“哦,这样说也对,这次她是去参加一个我爷爷的纪念活动,严济慈来接她,她就去了。”

真是小孩子家说话不怕风大闪了舌头,就这么“严济慈”“严济慈”地嚷嚷。就算大学里的教授们说起来,也得称一声严老吧。

萨那时候喜欢听新闻,对于科学界的几个泰斗比如高士其、童第周之类的名字还算熟悉,“严济慈”虽然不知道是何方神圣,这名字可是听过不少次了。他,会亲自来请熊老夫人,那老夫人又是何许人也?

想起一个笑话,戈耳巴乔夫嫌车开得太慢,和司机换了座位自己来开。没几分钟超速被警察抓住了,警察向上打报告,说不敢处分,车里坐了个大人。什么大人?不知道,不过他的司机是戈耳巴乔夫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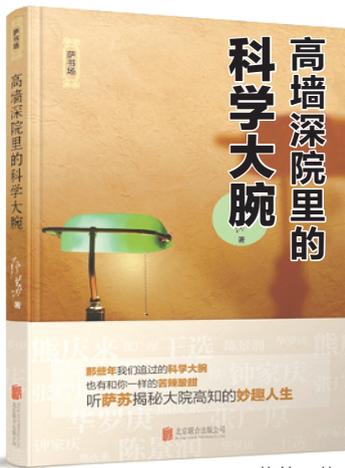
下一次去了,就通过小熊向熊老夫人打听:“严济慈先生来请您开会啊?”

老太太挺平静,说:“不是开会,是纪念小熊的爷爷,严济慈是老熊先生的学生。”她可能不理解小孩子对严济慈感什么兴趣,就说你们要是常来,可能还会遇到他,他每年都至少来一次的。

下期请看:据说还有好多研究生对熊老研究的东西头头如斗。⑦5

15

纪实



萨苏 著